

中国故事系列

范力今 著

浪漫情缘

主编 半夏

霍小玉
步飞烟
杨玉环
孙恪子
杨于柯
孙珊十

夏

柳毅王

裴航阿神

璩宝姑

中国故事系列

之
浪漫情缘

范力今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漫情缘/范力今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1

(中国故事系列/半夏主编)

ISBN 7-202-02985-5

I. 浪… II. 范…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082163号

书 名	浪漫情缘 (中国故事系列)
-----	---------------

作 者	范力今
-----	-----

主 编	半 夏
-----	-----

责任编辑	李大星
------	-----

美术编辑	马少华
------	-----

责任校对	张三铁
------	-----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	---------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7.625
-----	-------

字 数	149000
-----	--------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	-----------------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	--------

书 号	ISBN 7-202-02985-5/I·599
-----	--------------------------

定 价	12.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中国人提到讲故事，似乎只在唱摇篮曲的时候才用得着，感觉那是十分小儿科的事情。其实小儿科，不但在医学上是并非初级的，就是在所谓的人文层面，也绝不简单。比如，婴儿的某些本事，其实有些是成人所不具备的，像在娘胎里用肺在水下的呼吸，等等，更接近于动物界的许多本能。虽然，站在人本的角度，动物似乎不过是人类大锅里面的块肉而已，只有送上刀俎或者逃避余生的份儿，但其实在生命的出发线上，人类和蝼蚁什么的，都是某一个分子或者链节而已，并不存在主宰和庶民的差距，所谓初级和高级，不过是人类圈定的出场先后的顺位罢了，未必后出场的一定高明，一定压轴，就像串在一起的珠子，并没有差异。有一点倒是确定的，即：愈是靠后的其实愈接近终极，也就是死亡。所以，本能什么的，大约是不可以轻视的。列宁同志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话确实深刻。

还来说故事。故事虽然有哄孩子睡觉的催眠功效，但其实受众的范围和时段，并非局限在小孩子或者睡觉

前。当然，似乎孩子们总是故事的忠实追随者，故事的切入也往往和夜晚相关，比如阿拉伯的天方夜谭。孩子的追随，是他们不遮掩自己的兴趣和天真；故事趁着夜幕的掩蔽，大约起因娱乐总在劳作之余的配置。不遮掩是直白的显露，不等于遮掩的就没有，所以成熟这个词主要用来标志长大。娱乐在白天的劳作之余，则是比较传统的分工，一如男耕女织，也许过时，但却有理，现在也是把白天叫做工作，晚上叫做夜生活的。

孩儿时曾经很羡慕《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倒不在于那故事的智慧或者文艺的复兴什么的，只是觉得有成百上千的故事放在那里，不会有饥饿的感觉。还透着放心，可以看一气了。

其实爱听故事，原是并非仅仅孩子的人类身上，像饮食男女的欲望一样的本能，人之大欲存在那儿，不成熟的孩子们不遮掩，成熟了的成人也遮掩也仍然是具有的，并不幼稚。

过去有说故事讲哲学的段子，故事的确里面有哲学，是生活的智慧，只是别太把哲学当大事欺负人，听故事原是为了愉悦，就像上厕所的时候看闲书，不是蹲私塾谨受教的体位，哲学什么的深刻意味，最好是采取融化在血液里的什么手段，潜移默化些个，就像做药的，外面裹二个糖衣，总比捏着鼻子灌舒服些，至于里面包的是不是炮弹，那就看做药的怎么想了。但怎么想那是后面的事，先还是要鲜活泼辣些才好，写《史记》

的大史公，讲大英雄韩信，也有钻裤裆的引人段落。今天的历史倒是早没人这么写了，所以做不了无韵的《离骚》，所以被官了刑的司马迁写的东西才叫绝唱。

以往说故事，大都集中在洋货上，譬如《一千零一夜》或者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之类，似乎本土的很匮乏似的。这就像中国古代的科技，都说是被封建扼杀了，宛如不存在，可等那个叫 Joseph Needham 的伦敦人李约瑟写出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似乎那些被扼杀的东西，刹时间就都复活了一样。我们在钦佩李约瑟博士的博物通达之余，似乎也该来检讨一下我们作为本土住民的后殖民倾向。难道外国人敲定的才算被公认？

孔子他老人家是不大喜欢谈怪力乱神的，但这并不该是中国缺乏故事的症结。譬如，他老人家还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可千百年下来了，好色仍然强势过好德。足见，并不在孔子的说和不说。再者，不说不等于不该说。他老人家自己就讲了，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规避而已。

当然，故事的主板，原不仅是怪力乱神，譬如民间传播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三国故事，赵宋的时候，家里小孩子顽皮薄弱，那时的家大人们不耐烦作学琴练班之类的零岁方案素质教育，只用简单的法子，就是给出几文铜板，让他们去听说书的讲古，听到刘皇叔败了，就皱眉掉眼泪；听到曹丞相败了，就高兴

唱快。孩儿们当然本色，不过那说书的也着实了得，能把顽皮的把戏们说到套子里面，还灌输了某些诸如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是包着糖衣的哲学，深刻，而且素质。

中国的士大夫们是不把故事当作正经来做的，可他们也不是整日价的光做正经事。除了吃吃花酒写写画眉深浅入时无之类的作态诗句子外，也颇网罗了不少故事，譬如在笔记之中。这有时被当作游戏文字，入不得正统的法眼，可李博士约瑟翻检了这些个不入流非正经的材料之后，就找出了不少个科技的证明，狗肉端上了席，成了正经。

其实现在狗肉早已上了席，还是俏货，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把这智慧不局限在吃饭，或许就是对待中国故事的正经姿态了。

自然，中国的故事像文物一样，多是散见的形式，需要挖掘。也算是国故的部分，有意义整理。大学问如周作人丰子恺，也还做些儿童杂事的诗和图，那是牛刀，但做的未必是杀鸡的事。再说鸡也不是轻易谁都能杀好的。

现在，说起故事，连《圣经》里的段子也是普及的，譬如亚当夏娃，譬如讲羞耻的蛇先知。这固然是不错的。不过，斩了蛇的女娃子李寄，杀了王的红鼻子眉间尺，也该是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能详的才好，他们原本不该仅仅知道大力水手和小丸子的。

狗肉也罢，鸡肉也罢，好吃的才是肉。汉堡包固然不错，本土的草鸡也是蛮有味道的。再说，那汉堡里夹着的，其实就是中国的肉。

毛泽东同志说过许多深刻的话，譬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外国的蛇果吃得口淡了，其实不妨来尝尝中国的梨子。

中国的故事也是梨子，来尝吧。

半 夏

目 录

总序	1
娇娃有情 郑公子悲欢离合	1
才子薄幸 霍小玉冥报负心	19
邂逅钟情 李章武再续冥欢	34
一见倾心 步飞烟香消玉殒	43
西厢待月 普救寺张生惊艳	53
天子多情 长生殿千古遗恨	67
书生愤谔 洞庭湖柳毅传书	75
秀才唐突 魏王池孙恪惊艳	93
蓝桥艳遇 玄霜捣尽得道仙	103
只手回天 天生佳丽报名贤	111
憨笑孜孜 王子服妙语连理	132
古墓娇吟 续鬼诗缱绻佳人	149
倩女离魂 痴情儿千里相从	160
蹁跹痴情 真名士终得名姝	165
欲擒故纵 俏阿翠事事沉密	174
仙缘前定 彩鸾女滴配文箫	180

咫尺阴阳	痴情种再世姻缘	186
寤寐通神	含冤人终成眷属	195
健妇持门	幸生幸而得嘉偶	207
古刹丽影	狐仙娘子济危困	217

娇娃有情 郑公子悲欢离合

唐玄宗天宝年间，常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常州市）刺史郑公颇负名望，家境殷实。郑公有五十岁了。他有个儿子刚刚二十岁。这郑公子丰神俊朗，才情出众，卓荦不凡，深为当时的同辈们所推服。郑公对他也十分喜爱、器重，常对人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驹啊。”

这一年，郑公子准备去京城参加乡贡考试。临行时，郑公为他置备了丰足的服饰器用车马等物，估量了他在京城的开销用度，对他说：“我看你的才学，该当一战而捷。现在我替你备办了两年的开销，再打出足够的富余，让你从容应举，完成自己的志愿。”

郑公子也很自负，自觉此次应举高中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十拿九稳。他从常州出发，一路昼行夜宿，一个多月后，来到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住了城西的布政里。

这一天，郑公子到东市的店铺里游逛了一圈返回，从平康里东门穿过，准备到城南去看个朋友。

这平康里又叫北里，是皇城东面第一条街的第八坊，乃是妓女聚集的地方。走到鸣珂坊，见一座宅子，门庭不甚高大，屋宇却深密壮伟。那宅子开着一扇门，有个年少女子，扶着一个梳双鬟的婢女，站在门前。但见她姿容美丽，绝世无双。

公子猛然见到她，不觉停下马来，久久地凝望着她，在门前徘徊，不肯离去。又假装将马鞭掉在地上，等候走在后面的仆人来拣，乘机逗留。公子不停地看那女子，那女子也回眸凝望公子，看上去也对公子十分爱慕。公子呆在那里，竟然没有说上一句话就走了。

从此，公子便像丢了魂似的，整日思念那个女子，割舍不下。他私下向熟悉长安情况的朋友打听，朋友说：“那是妓女李娃的住宅。”

公子又问朋友：“这李娃可以得到吗？”

朋友说：“那李氏十分富有，与她家来往的都是些贵戚豪族，得了不少钱。看来没个百万钱财是不能让她动心的。”

公子道：“我只担心事情不成，那百万钱财又何足吝惜。”

这一天，公子穿戴整齐，带着许多仆从，来到鸣珂坊李娃的宅前叩门。一会儿，里面有个侍女出来开门。公子问道：“请问这里是谁家的府宅？”

那侍女见是公子，没有答腔，只是转身向里面

跑去，边跑边喊道：“二次掉鞭子的那个郎君来了。”

李娃在里面听到后，非常高兴，说道：“你先留住他。我一会儿梳洗完后换了衣服就出来。”

公子在外面听了，暗中大喜。

那侍女将公子引到一扇屏风后面，只见一位头发斑白有些驼背的老妇人坐在那里。这便是李娃的母亲了。公子上前施礼相见，说道：“听说府上还有间空房子，小生打算租下来，不知妈妈肯答应否？”

老妇人道：“只怕这里浅陋狭窄，有辱公子居处，倒不敢说什么租不租的。”

随后将公子领到接待宾客的地方，那屋宇果然十分气派宏丽。老妇人与公子对坐，说道：“老身有个女儿，娇小无知，技艺薄劣，很想和贵客见上一面，不知贵客意下如何？”

公子当然允诺。老妇人遂命人叫出李娃。但见她明眸皓齿，肌肤雪白，体态窈窕，举步生姿，果然艳丽无双。

公子见了，惊讶得站起身来，不敢抬头仰视。两人施礼相见，互道寒暄。李娃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明丽媚人，公子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大家重新坐下。主人烹茶治酒，所用的器皿十分整洁精美。

不知不觉间，天色黑了下来，街上的更鼓四面响起。老妇人问起公子住处的远近，公子骗她道：

“小生住在城西延平门外。”

公子的意思，原是希望她会因自己住得远而挽留。可老妇人却道：“外面更鼓已经响了，公子还是快点回去吧，免得犯了夜禁。”

公子道：“小生有幸结识，谈笑欢悦，不知不觉问天色就晚了。所居之处道路辽远，城中又没有亲戚可以投宿，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李娃道：“郎君不嫌弃这里偏僻简陋，又正要搬来居住，今晚留宿一夜，又有何妨。”

公子几次拿眼去瞟老妇人，老妇人见李娃如此，也只得答应了。公子于是叫来家人，拿出两匹黄色细绢常例，请主人安排晚饭。李娃见了，笑着挡住道：“公子是客，我们是主，公子这样就不合道理了。今天晚上的费用，就由我们这贫乏之家来置办吧，粗茶淡饭，不成敬意，还望公子不要嫌弃。至于其他的，就且待来日吧。”

公子不肯，再三坚持，李娃终于也没有答应。

过了一会儿，宾主来到西堂，里面的帷幕帘榻，光彩耀眼；妆奁铺陈，十分华丽。主人点起灯烛，端上饮食，果然味道不俗，丰盛异常。

吃完饭，老妇人起身离去。公子和李娃谈得十分热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

公子道：“那天偶尔从你家门前经过，看见你正站在那里。之后我便常常思念你，就连吃饭和睡觉

的时候也没有一刻忘怀。”

李娃也说：“我的心里也是如此。”

公子道：“我今天来到贵宅，其实并不只是来租房而居，而是想一亲芳泽，得遂平生之愿。只不知我的福分怎样。”

两人正说着，老妇人又走了进来，问起两人在说些什么，公子据实以告。老妇人听了，笑逐：“男女之间，本就有大欲存焉。你二人若是两情相好，就是父母之命，也是不能阻挡的。小女蒲柳之质，容貌粗陋，只怕不能侍奉君子的枕席。”

公子听了，连忙下阶再拜致谢道：“我愿作您的奴仆，供您的驱使。”

老妇人于是认他作了女婿，大家畅饮尽兴而散。

第二天，公子命人回到住处，将自己的所有行李财产全数搬到了李娃家，从此就住在了这里。这之后，公子屏踪敛迹，深居简出，不再和亲戚朋友来往。每天和娼妓优伶之辈厮混，狎戏游宴。公子的钱财花光了，便开始卖车马和仆人。一年之后，他的财产、仆马全都卖光了。那老妇人对他的态度也愈来愈怠慢，而李娃对他的情义却愈来愈深。

这一天，李娃对公子说道：“我与郎君相知已经一年，至今还没有怀孕生子。听说竹林寺的神道非常灵验，有求必应。我想和郎君一起到那里求神赐福，不知郎君肯答应吗？”

公子不知是计，十分高兴。于是将衣服送到当铺里，用得来的钱备办下祭祀用的牛羊猪三牲和甜酒，然后和李娃一同到竹林寺祷告祈福，并住了两个晚上才回来。

两人策驴而行，来到平康里的北门，李娃对公子说：“从这里向东，转个小弯，便是宜阳里，我姨妈就住在那里。我想到姨妈家去略作休息，顺便也看她一下，郎君觉得怎样？”

公子依言，两人往前走了百来步，果然看见一座豪宅，看那里面，十分宽敞气派。这时走在后面的婢女喊道：“姨太太家到了。”

公子下了牲口，来到那豪宅门前，正好有个人从里面出来，问公子道：“来客是谁？”公子答道：“是李娃。”

那人进到里面禀告。过了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位中年妇人，年纪大约四十来岁，迎着公子，问道：“我外甥女来了吗？”

李娃下了车，中年妇人迎上前去，询问道：“怎么这么久也没个音信？”两人相视而笑。

李娃向公子引见自己的姨母，公子施礼见过。随后，一千人便一同从西戟门进到一座偏院里。只见里面假山矗立、亭台翼然，竹木葱茏，池榭幽绝。

公子见了，心中惊讶，问李娃道：“这里是姨妈的私宅吗？”

李娃听了，笑而不答，用别的话岔开了。

主人送上茶果，品味十分珍奇。正吃着，忽见有个人，骑着匹大宛骏马，汗流浹背地跑了进来，禀告道：“老太太突然得了急病，情况很不好，都快认不得人了。姐姐赶快回去看看吧。”

李娃大惊，对姨妈说道：“我方寸已乱。我先乘这马回去，然后让这马回来，姨妈再和郎君一同过来。”

公子想和李娃一同回去，姨妈正和一个侍女相对私语，见公子要走，便招手叫他停下，对他说：“老太太快不行了，公子该和我商量一下丧事的办法，以便应急才是，怎么能就这么慌慌张张地要走呢？”

公子听了，只得留了下来，和姨妈一同商量计算老妇人丧事和祭祀的开销用度。

转眼天色黑了下来，可那匹马仍然没有回来。姨妈道：“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这是怎么回事啊？郎君快到那里去看看，我收拾一下，随后就来。”

公子依言，赶回鸣珂里，来到李娃住的地方。只见大门紧锁，上面还有封泥。公子大惊，连忙去问邻居，邻居说道：“李家本是租的房子，如今租期已到，房主自要收回。那老太婆已经搬走两天了。”

公子又问邻居可知她们搬到何处，邻居答说不清楚。公子想赶回宜阳里李娃姨妈家问问究竟，可